

靖康之变

——北宋衰亡记(公元 1127 年)

游彪 著

中华书局

“大史记书系”出版缘起

中国古代的史书有多种体裁,有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纪传体,有以时间先后为序纪事的编年体,有以完整记录历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体,还有典志体、会要体、纲目体,等等。这些体裁也同样适用于历史普及读物。比如,我们推出的以阎崇年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代表的“正说历史书系”(共计十种),以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帝王为基本线索,把主要历史事件贯穿其中,从体裁来看即可归入纪传体。这样做的好处是线索简明,易于读者了解和认识一个王朝的概貌。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无法作更深入细致的介绍。有鉴于此,我们策划了这套“大史记书系”。所谓“大史记”,就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述。若从体裁来分,恰好可以归入纪事本末体。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或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不仅介绍其经过,而且关注其影响,并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舞台,让众多的历史人物在这里表演,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其命运,窥见其人性。

本书系计划首批推出五种,即《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永乐迁都》《太后垂帘》《洪宪帝制》。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继续得到读者的喜爱,也诚恳地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4月

自序 :从郭靖杨康说起

金庸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中,两位男主人公分别是郭靖、杨康。前者正直善良,为保卫大宋王朝可谓鞠躬尽瘁、视死如归,此等英雄气概,自然会赢得读者的由衷崇敬。反观后者,同样是大宋子民,却是奸邪狡诈,贪图富贵,坏事做尽,为人所不耻。显而易见,金庸是将北宋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靖康,拆开来给书中主人公命名的。看来,金庸与很多人一样,对导致北宋王朝土崩瓦解的靖康之变有着某种彻骨的痛切。

毫无疑问,靖康耻不止是宋人无法治愈的伤痛。两个皇帝同时成为女真人的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更严重的是,无数无辜百姓或死或伤,或是颠沛流离,骨肉分离。这种无比巨大的打击对于享受过文明富庶生活的宋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难。后人出于对两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景仰,对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准却又两度为少数民族政权摧毁的王朝难免扼腕叹息。于是乎,人们开始反省宋朝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在这个痛苦的反思过程中,各种完全不同的见解相继出现,蔚为大观。时至今日,似乎依然存在诸多有待清晰诠释的问题。

反思,就连西方人也不例外。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极其罕见地以中文为标题发表了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副标题是“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作者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些内容:“公元1000年,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转移到开封”;“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拥有百万以上的人口,而在那个时候,伦敦仅有一万五千人”;“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十六尺长画卷《清明上河图》,用写实的笔法炫耀着历史上开封的繁华和富足。街上行人摩肩接踵,骆驼队满载从丝绸之路

运送到中国中原地区的货物 ,茶楼和饭馆生意兴隆” ;“ 开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 ,甚至包括数百名犹太人。直到今日 ,在开封依然有一些居民 ,虽然他们的长相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 ,但却自认为是犹太人 ,不吃猪肉” 等等。于是 ,作者“ 漫步在开封街头 ,询问一些当地居民为什么一个世界中心会沦落到今天的模样” 。这位对中国历史恐怕不是行家里手的美国人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 ,他认为 ,纽约应该从开封的衰落中总结经验教训 ;“ 必须学到的一课就是保证科学技术优势和健全的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历史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依靠的正是先进的文明、领先于时代的贸易政策以及一系列技术革新 ,例如发明了铁制的犁 ,发明了印刷术以及纸币” 。“ 第二堂课是要注意自满的危险。因为那时 ,中国开始习惯于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并认为无须向其他国家学习——这也是衰落的开始” 。

显而易见 ,这一见解并不高明 ,至少不具备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智慧 ,但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 ,不经意间给了现代人以莫大的启迪。昔日繁华的汴京城究竟是如何衰败的呢 ? 笔者以为 ,北宋都城开封的没落源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靖康之变 ,经过女真人的烧杀抢掠 ,开封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虽然有些复兴 ,但始终没有机会再现往日的辉煌。问题到此 ,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靖康之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 一个繁华而富足的“ 世界中心” 怎么竟被兴起时间不长的女真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毁灭了呢 ? 更重要的是 ,庞大而文明的北宋帝国何以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呢 ?

要回答这些问题 ,恐怕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自从靖康之变发生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反思宋朝灭亡的原因。南宋初年 ,出现过一种影响极大的思潮 ,就是将亡国之耻归咎于北宋中期的政治家王安石。很多士大夫指责他变乱祖宗法度 ,以至于社会逐渐失控 ,最后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种看法至今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但这毕竟只是宋人的见识而已。时至今日 ,研究历史的学者对靖康之变的原因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主流的认识是 ,宋徽宗朝的腐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这也成为出现靖康之变最重要而直接的缘由。毫无疑问 ,这种诠释有

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腐败亡国论似乎仍然存在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疑问。

十多年以前，有人找我写宋朝的亡国史，虽然后来计划无果而终，但自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北宋、南宋究竟为什么会灭亡于异族之手？最初，我更多的是侧重于偶然因素，于是探讨了郭药师及其常胜军投降宋朝之后又投靠女真人对靖康之变的重大影响。到2005年，中华书局委托我写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叙述两宋时期的重大事件，原本准备了诸如王安石变法、澶渊之盟、襄阳保卫战等题目以备选择，但最终还是决定写靖康之变。

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该事件正好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发生的，可以通过对某些史实的描绘来理解两宋时期的社会问题；二是该事件影响深远，整个南宋时期，似乎都存在和与战的论争，无论是对女真，还是对后来兴起的蒙古。虽然这一议题北宋开国以来便已然存在，伴随着契丹族、党项族先后崛起，对赵宋王朝构成日益严峻的现实威胁，和与战便成为宋朝士大夫难以回避的命题，但真正达到白热化状态却是在靖康之变前后，而南宋朝野上下讨论的焦点恰恰就是这一事件；三是想继续十几年以前的思考，探讨北宋亡国的原因。

笔者以为，靖康之变是赵宋王朝长期积累的问题和弊病所致，而并非单纯只是徽宗朝的腐朽统治造成的。于是我将事件的背景分作长、中、短三个层面来加以剖析，通过选取某些“点”来凸现宋朝开国以后内外政策的得与失，进而重新检讨某些深层次的因素，这也是本书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实际上，宋朝的很多问题，自宋初以来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如燕云十六州，虽然徽宗时期短暂收复，但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除此而外，宋朝开国以来，对内、对外的诸多措施实际上都变成了双刃剑，既有维护赵宋王朝稳定的一面，更有削弱自身实力的巨大隐患。

以北宋政治而言，文官体制确立以后，重文政策得以全面贯彻，这为宋代文化及社会的繁荣的确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当北宋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时，文官中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改革，进行变

法,试图挽救大宋王朝。然而,文人自然有其弱点,通常而言,他们之间往往一言不合或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相互恶斗,或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惨烈无比的厮杀,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之中依然不停地争吵。围绕着变法,文官们也分成了很多派别,相互争论,内斗……而靖康之变前夕,是议和,还是抵抗,还是迁都,朝中官员同样固执己见,互不相让,一再浪费了稍纵即逝的大好机会。直到南宋时期,依然如此。应该说,宋代文人之间的争斗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这些或明或暗的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宋王朝的整体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赵宋江山的基础。因此,与其说是徽宗朝的腐败导致了靖康之变,毋宁说这场大浩劫是赵宋开国后各种弊端累积的结果。

靖康之变过去将近八百八十年了,在当时激荡的岁月里,人性的美与丑得以充分展现出来。有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大宋王朝肝脑涂地;有人变节卖国,换取荣华富贵;更有些人在彻头彻尾的虚伪掩盖下干出了令人发指的勾当——在我看来,这比公开投降还要令人不齿,至少那些卖国者有勇气接受历史的审判,比起那些靠漂亮语言赢得美名而内心猥琐不堪、肮脏无比的“君子”来,危害之大小,世人自会有公正的判断。

历史研究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解析历史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可供选择。史学工作者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和事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资料。在这方面,笔者自以宋史研究为志业以来,深有感触。呈现于此的书稿也是笔者尽心融会众多史料而撰成,但要说它的效用如何,还有待于读者的检阅。毕竟,史学工作者不是预言家。

拉杂写了这些,姑且算作序。

2006年2月2日初稿、2月5日二稿、5月22日三稿

于北京师范大学茹退居

引子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开封城外。寒风凛冽。

突然之间,地上升起一股股浓烟,顿时天空烟雾弥漫。到了晚上,城外火光冲天。女真人来了!这是女真骑兵在放火烧毁民房。天子脚下的开封居民亲眼目睹了这种惨剧的发生,恐惧不已。很多人纷纷携家带口涌出东水门外,准备沿着汴河逃出城去。殊不知,女真军队早已将开封城围得水泄不通,数以万计的出逃者死于非命。次日,开封城彻底戒严,连白天都紧闭城门,严防女真军队攻入城中。

开封城中的大宋子民们,在恐惧的同时,也深感疑惑:女真骑兵何以在短时间内便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本朝苦心经营一百多年的河北防线?其实,这与女真军队战斗力的强盛密不可分。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出使女真的代理给事中李邕亲眼见识了女真人的强悍,曾这样形



开封的街市景象

容女真士兵：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猴，下水如水獭，其阵势如泰山，而宋朝军队就如堆起来的鸡蛋一样不堪一击。结果，李邕被讥讽为“六如给事”。虽然他的话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显而易见，女真人健壮强悍，身手敏捷，这一点基本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南宋将领吴玠对金朝军队的战斗力也作了类似的评述。他说，我和兄长很年轻就参军了，曾经多次和西夏军队交手，西夏士兵虽然很勇敢，但是只需要一个回合，就可以分出胜负。金朝军队则不同，阵型被打散后很快又能整合起来继续参与战斗，而且金朝军令相当严酷，所以士兵都拼死冲锋，每次交战没有一整天就无法决出胜负。显而易见，金朝军队确实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靖康元宝

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下达了全面侵宋的诏命。此后，金军铁骑一路攻城略地，于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渡过黄河天堑，初六即抵北宋京城开封郊外。一时间，开封城真是

“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极为凶险。

就在几天前，徽宗皇帝感觉到了国运将衰的压力，强行禅位给其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刚继位，就遭遇兵临城下的困境。幸亏大臣李纲临危受命，主持开封保卫战，成功遏制住了金军的攻势。在僵持之中，宋金双方签订城下之盟，金人撤兵北去。开封城里的百姓们，在感激大臣李纲的恩德之余，觉得灾难已经过去，都松了一口气。

以钦宗为首的北宋朝廷，也松了一口气。金人既已退去，天下依旧太平。宋廷内部的朋党倾轧故态萌发，政治越发混乱腐败。名臣李纲被钦宗一干君臣赶出朝廷，再也没有人为防御金人南侵而操心了。

然而，到了八月，金兵卷土重来。这一次，大宋朝廷不再拥有上次那样的幸运了。这年年底，大宋首都开封陷落。开封城里的北宋子民们，可能永远都会记得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女子在金营所遭受的凌辱。

在那些日子里,风雪不止,人们无以为食,将城中树叶、猫犬吃尽后,就割饿殍为食。同时,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开封陷落之后,城内居民境况之惨,真是非笔墨所能描述。

作为胜利者的一方,金人疯狂地展开了掠夺。金兵撤退时,整车整车的金银财宝和古董文物被运送出城,北宋王朝的府库蓄积为之一空。不仅如此,包括徽宗和钦宗在内的皇室宗亲、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及倡优工匠等人也被掳去。这一场浩劫,史称“靖康之变”。大宋王朝就此覆亡。

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对历史的追问永不会停止。北宋究竟为什么会覆亡?对此讨论最多的无疑是有亡国之痛的宋人。早在钦宗继位之初,太学生陈东就上书指出,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是导致祸乱的罪魁祸首。此后,南宋名臣赵鼎也认为是蔡京托名绍述导致靖康之祸。在当时条件下,他们显然不会追究最高统治者徽宗皇帝的责任,只能把责任算到徽宗的臣子身上。

而宋代理学家杨时却指出,之所以出现北宋亡国、南宋偏安东南的悲惨局面,实际上是从王安石时代开始的。在他看来,王安石是导致靖康之祸的元凶。这是宋人第一次把王安石与靖康之祸联系起来。南宋高宗为维护赵氏统治的需要,极力渲染杨时的说法。他曾经对某个官员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这样,以金口玉言将宋朝亡国之祸归结于王安石,北宋亡国的缘由就此盖棺定论。这种把靖康之祸归罪于王安石、蔡京等个人的说法,遂成为整个南宋时期的主流意识,甚至以后的元明清各代基本上都有人持同样的看法。

北宋果真是因王安石和蔡京而亡国吗?靖康之变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十世纪大宋开国的时代……



杨时像

[百万弱兵



- 燕云十六州 宋人的开国之痛
- 曹彬 北宋武将蜕变的缩影
- 种氏家族 崇文抑武政策的牺牲品

燕云十六州： 宋人的开国之痛

五代遗患：中原王朝收复燕云的努力

靖康元年十一月，北宋都城开封在金军长期围困下最终陷落。次年三月，在一番大肆烧杀抢掠后，金军押着徽宗、钦宗和一干皇室宗亲、妃嫔、大臣，带着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心满意足地踏上北归之路。北宋宣告灭亡。

对徽、钦二帝来说，沦落为异族的阶下囚，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结局。六年以前，宋金双方刚刚秘密签订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北宋和金朝成为战场上的“同盟”。一年以前，北宋政府还沉浸在收复燕云地区的喜悦中。转眼间，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就变成了可怕的仇敌，金军不仅占领了燕云地区，还颠覆了北宋政权。貌似“强大”的北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被刚建立不久的金朝灭亡，这件事给宋人



射猎图(辽朝)

带来了无比沉痛的打击。在反思北宋亡国的教训时,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宋金“海上之盟”,认为正是因为急于收复燕云地区,北宋朝廷才甘冒危险,与并不熟悉的女真人签订联合灭辽合约,而从那一刻起,灭亡北宋的序幕就已经拉开。

那是徽宗宣和二年(1120)二月,以赵良嗣为首的北宋使臣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由海上乘船前往女真人控制地区。表面上,赵良嗣的任务是去买马,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与女真人进行秘密谈判,商量联手灭掉已经日薄西山的辽政权,趁机收复沦陷于辽朝将近两百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由于北宋政府还不敢确定辽朝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次出使,更多的恐怕是试探女真的实际情况。因此,徽宗没有给赵良嗣任何官方文书。这只是宋金之间的非正式谈判。

女真人于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式建国,国号大金。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统帅下,金军势如破竹,此时正兵分三路直逼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这是契丹人最早的都城,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象征意义。赵良嗣等人目睹了金朝军队攻占上京的全过程,并在城破后见到了阿骨打。赵良嗣代表北宋朝廷与阿骨打进行了初步谈判。

赵良嗣提出北宋打算与金国联手灭掉辽政权,并提议由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进攻燕京析津府(今北京)。打败辽朝后,北宋收回燕京一带原属中原王朝的土地。阿骨打表示,鉴于北宋政府联合作战的好意,虽然辽朝军队已经被女真人打得落花流水,凭自己的实力就完全可以将辽政权灭亡,但他还是同意战后,将燕京一带归还北宋。赵良嗣指出,双方既然已经达成协议,就都不要和辽朝讲和。阿骨打认为,北宋和女真人这次会面虽然没有正式签订书面文字,但双方都要严格遵守约定。

接下来讨论具体条件。赵良嗣开始答应每年付给女真人三十万岁币作为战后取得燕云地区的报酬。阿骨打明确表示反对,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宋辽议和时,燕京地区不属于北宋,北宋朝廷每年送给辽朝五十万岁币,现在我们答应归还你们燕京,怎么却只有三十万?从赵良嗣

提出的岁币数量来看,北宋政府对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似乎没有多少重视,更未将其作为辽政权的继任者看待。女真人的质疑让赵良嗣很难反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赵良嗣最后只好答应将北宋政府原来支付给辽政权的五十万岁币原额转付给金国,事实上承认了金政权作为辽政权继承者的身份。

在赵良嗣出使前,徽宗曾给他御笔,特意指出此次谈判的目的是要收复五代以来沦陷辽朝的燕云地区。由于徽宗君臣掌握的信息太过滞后,不知道辽朝已经在这一地区设立平州路和燕京路,所以徽宗在御笔中提及北宋将来收复地区是“燕京并所管州城”,没有将平州路包括在内。这种明显的纰漏让女真人抓住了口实。赵良嗣向阿骨打解释,燕京一带原属中原的土地,应该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阿骨打表示,等到擒获天祚帝之后,可以将西京一并交还宋朝。赵良嗣又提出营州、平州也应该包括在内,金朝官员高庆裔当即表示反对,他根据徽宗的御笔,坚持说现在讨论的是燕京路,营州、平州属于平州路,已经超出讨论范围。看到谈判陷入僵局,阿骨打避开话题说,双方既然已达成口头协议,就不要更改了,这样就将营州、平州二州的归属问题搁置起来。当赵良嗣要启程返回宋朝的时候,女真人又预先设定了双方出兵的路线,并一再强调如果有一方不能如约展开军事行动,那么金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也将无法兑现。

赵良嗣回国后,徽宗得知女真人同意与自己联合灭辽,并且也知道御笔中的错误,所以又派马政出使金国。这次出使明显要比赵良嗣出使正规很多,因为北宋使臣带去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书。在国书中,北宋朝廷明确表示将来要收复的地区包括“所有五代以后所陷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在对国书的解释中,宋人对“幽蓟等州”作了更详细的注解,将幽、蓟、涿、易、檀、顺、营、平、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等州统统列入要收复的地区。

女真人看到宋人提的条件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认为宋人贪婪狡诈,就只同意归还燕京地区,营州、平州根本不予考虑,先前答应归还的西京也不肯承认了。宋金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恰在此时,北宋

南方发生方腊起义，北宋政府忙于镇压，顾不得与女真人进一步协商。至此，宋金之间“海上之盟”谈判暂时告一段落。

“海上之盟”在北宋政府内部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很多大臣都对联合女真人进攻辽朝提出强烈质疑。他们指出，辽朝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已经渐趋崩溃是事实，同时也尖锐地提醒徽宗，北宋朝廷实际上也相当虚弱。还有一些人从道义、人情、祖宗传统的对辽政策等方面对这个方案进行抨击。有人甚至用澶渊之盟时宋、辽政府所签订议和文件中的誓词警告徽宗为首的主战君臣，因为其中有咒语般的盟誓：“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意思是违背盟约，就会亡国，还要遭受天谴。后来事实表明，这一毒誓竟然不幸言中。面对朝野上下强烈的反对意见，徽宗根本不予理睬。在一片质疑声中，北宋与女真人的军事合作开始了。

徽宗之所以不顾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不惜撕毁与辽朝签订已近百年的议和条约而坚持要联合女真人灭辽，除了看到此时的辽朝已经摇摇欲坠，想要趁火打劫为自己建功立业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北宋皇帝内心深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燕云十六州，让徽宗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

燕云十六州，是指自五代以来，辽朝（契丹）占领的原属中原王朝的十六个州郡。后唐时，辽朝攻陷营（今河北昌黎）、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三州，改平州为辽兴府，辖滦、营二州，称为平州路。契丹主耶律德光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向契丹求援，许诺事成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耶律德光亲率骑兵南下，击败后唐军队，扶植石敬瑭为后晋皇帝。石敬瑭称帝后，依照约定将幽（今北京西南）、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北）、朔（今山西朔州）、蔚（今河北蔚县西南）十六州之地割让给辽朝。耶律德光建燕山为燕京，下辖檀、顺、景（今河北遵化）、蓟、涿、易（今河北易县）六州，号称

燕京路。燕云十六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河北北部一带，它们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必经的第一站，也是中原王朝北部边境防御的前沿阵地。从此，中原王朝丧失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而契丹人凭借着这一地区进入中原后，在广阔平坦的土地上能够充分发挥他们骑兵作战的优势，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极大威胁。

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军队攻入开封，掳走了晋少帝石重贵，后晋灭亡。次年二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为辽。耶律德光本打算长期占领中原地区，但在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下被迫北撤。辽朝虽然退回北方，但耶律德光企图统治中原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后周时，辽朝利用盘踞太原的北汉作为南下的工具，对中原不断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后周政权的安全，有效遏制契丹铁骑的肆意南下，收复燕云十六州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周世宗柴荣应该是第一个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地区的皇帝。他在显德六年(959)进行北伐，收复了瀛、莫、易三州，本来他打算一鼓作气攻取幽州城，收复燕云地区，不料在军中突发暴病，不得不班师回朝，不久就去世了。周世宗是五代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若非意外去世，他是极有可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正因为如此，宋人每每提起这件事都扼腕痛惜，以为错过了绝好的机会。

周世宗去世后，周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县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推翻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收复燕云地区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赵匡胤身上。

后周时，赵匡胤曾跟随周世宗东征西讨，对周世宗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意图十分了解，而赵匡胤本人也十分清



赵匡胤像